

## 底层画家的松骨

吕翼

回望过去,30多年前的牛角湾,在昭通城边的褶皱里,算得一方高地。

这方高地的名声,皆因昭通市教师进修学校坐落在这里。它不仅是在职老师“充电”的好去处,每年还会敞开校门,招收2个班的师范生,让那些怀揣读书梦的山里娃,有机会抓住一根走出大山的绳索。巧的是,学校招到第6个师范班时,把我也揽进了门。

校园里逼仄、简陋得像一方粗糙的砚台,却蕴含着昭通城极浓的文脉气息。在这不大的院落里,文学、书法、音乐、绘画、体育等课程,都有老师为学生指点迷津。他们或挥毫,或吟唱,或泼墨,把教师所有的情都融入了日常的教与学,悄悄滋养着小城的文艺根脉。

其中,刘云孝先生是最让我们怀念的一位老师。他教美术,往讲台上一站,便自带几分风骨。他个子高大,虎背熊腰,头发向后翻梳,整齐却不刻板。先生常常穿着一件衬衣,外面套一件开衫毛衣,袖口随意挽起,露出粗实的手腕。说话时眉峰微扬,眼角常带笑意,那份文人特有的风流倜傥,像山涧的清风。

刘云孝先生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:“画画嘛,要见心,见山见水,更要见自己……”教水粉画时,他总是握着画笔俯身示范,颜料在调色盘中晕开深浅,笔尖轻点纸面,便有了远山含黛、近水含烟的意境。4楼教室窗外的阳光斜照进来,扫过他的肩头,粉笔灰混着松节油的气息飘散在空气里。我们围在一旁,看他把利济河畔的晨雾,靖安坝子的炊烟,都融进那一幅画纸中。

先生常常提起昭通画家冷际康,说:“冷先生的画里有筋骨,有大山的硬气与柔情。”他会翻出冷先生的画作给我们看,指着那些细节,眼神发亮:“画画,说到底画脚下的土地,画心里的热爱。”

30多年过去,先生谈吐时炯炯有神的目光、画画时沉稳的笔力,以及教导我们时常念到的冷际康先生的名字,仍清晰如昨,成了我心中抹不去的印记。

2011年,刘云孝先生化作了一缕云烟,在人间消失了,但他的作品、他的形象,并未随风而逝。时隔十五载,再提笔追忆,笔墨仍觉滚烫。先生所传的文脉里,长出了一棵挺拔的松树,那便是晚我一届的师弟洪浩昌。故乡的河风与炊烟滋养了他的灵性,先生的品行与艺术水准为他埋下了绘

在滇东北地区的乌蒙山麓,我沿着新修的水泥路,穿行于一片葱茏之中,在绿意深处寻找童年山居的印记。入林的石砌小路比记忆中窄了许多,青苔铺陈其上,落叶一片挨着一片,脚踩上去,一路沙沙作响,像是时光的低语。

目之所及,这熟悉中透着几分陌生的景象,承载着全部的童年记忆。这里的一草一木、一屋一院,都让我心底生出一种难以言说的亲切与热爱。

林深处的小户人家,四周翠竹环绕。朱红色的小木屋上覆着青黑色的瓦片,远处碧色林海中,几缕炊烟缓缓升起。东风拂来,院落里的桃花开得正盛,温润的粉红花点缀着嫩绿的新芽,淡淡的幽香在空气中弥漫。远处的柳絮,宛如片片零落的流云,成群结队,仿佛要模拟一场正月里曼妙飞舞的雪,洋洋洒洒,直扑向一扇扇木花窗。

莺飞柳舞,细草纤纤的绿茵间,漾着几分清明时节特有的酒意。山花开得正盛,点点黄、白、红、紫肆意铺展,一阵清风吹拂,芬芳馥郁,沁人心脾。踏着青石板来到房屋侧面的小平地,苍苔覆石,清溪缓缓流淌,裹挟着远山一路的繁花,直扑溪中的圆石,顿时水珠四溅,一朵朵洁白的水花次第绽放,“哗啦啦”的水声清脆悦耳。晨光斜照,山涧的流云悠闲地走过,竹影婆娑,林泉清幽,这灵动又静谧的山水意趣,正向着碧海深处延伸。

明月如薄纱般笼罩着小木屋,月光在院落里投下一道界线,一半是清辉,一半是夜色。夏夜闷热,我们向来不爱待在屋里,大多敞着门,一家人搬出小木凳,围坐在院中的葡萄藤架下纳凉,闲聊着田间地头、邻里家常的趣事。爷爷奶奶的手里总拿着一把棕榈叶缝制的圆形蒲扇,红色的扇边在

画的种子。从昭通市教师进修学校的画纸上起步,他带着先生教给他的笔墨筋骨,于1999年叩开了中国美术学院的大门。经过多年磨砺,如今的洪浩昌,已然成为笔墨兼修、文画双绝的大家;既是挥毫落笔见山河的杰出画家,亦是笔锋犀利的作家与文艺评论家,获得过亚洲青年艺术家金鹰奖、第十五届中国艺术博览会金奖、中华文化特别贡献奖等。诸多沉甸甸的荣誉,是他在艺术道路上步步生花的见证,更是对先生文脉传承的最好注脚。

我虽未曾亲见先生对浩昌弟的耳提面命,却总能从与浩昌闲谈时的眼神里,读出他对先生的敬慕。先生辞世后,浩昌以儿子的身份参与安葬,这是最真切的师徒深情——如同父亲与儿子般的深情。先生的教诲,早已化作浩昌笔墨里的筋骨,藏在他画作中的硬气与柔情里,也融进他对艺术、对故土的赤诚里。

这份跨越岁月的师徒情谊,如同洒渔河里的清流,在文脉传承中静静流淌,温润了时光,也照亮了后来者的路。

对于绘画,我自幼愚钝。先生的课堂,我虽很少缺席,却始终未能汲取其精华。走出昭通市教师进修学校的校园后,我先是执鞭执教于老家的中小学,后伏案从文。兜兜转转,最久的牵绊,终究落在了媒体这片纸上的田野。从小学教师到昭通日报社总编辑,有生光阴,都付与字里行间。蓦然回首,两鬓已渐白。其间,尝过深夜编辑的孤独,也有过读到佳作时的暖心。这份职业给了我珍贵的馈赠,不是头衔,而是那些伟大的作品,那些藏着乡土深情与生命力量的笔触,如同乌蒙山的阳光照进了岁月的褶皱,又恰似金沙江的流水涤净了俗世的心尘。

担任昭通日报社总编辑的岁月里,最难忘的一段缘分,竟是有机会将先生的画作推上我主编的“书画”微信公众号。那期作品还被“中工书画”澎湃新闻选用。先生的这组作品名为《松下听风》,17幅画作一一呈现,宛若铺开一轴浸着岁月清辉的山林长卷。其中唯一一幅画的是清瘦的梅,疏影横斜,清瘦中透着穿透尘世的傲骨。余下16幅全是苍松,每一棵都似从岩层里钻出来的,顶着尘世的沉厚,面对山风的凌厉。

我记得,这组画作是先生的儿子刘雷发来的。他说:“这是父亲生前的旧作,想

让更多人看到。”在电脑上点开文件,墨香如陈年普洱般醇厚。画中的松树没有刻意追求挺拔,反倒多是曲虬之姿,枝干斜逸如老人沧桑的手,看似弯折,却透着千钧之力。皴裂的树皮似刻满岁月的纹路,藏着说不尽的故事。松针用浓墨点染,如钢针般锐利,仿佛风一吹,就能听见松涛作响。更引人注目的是,其中6幅连落款都没有,墨色还带着几分未干的温润。落款处的留白,让人忍不住猜想:是先生画到兴处忘了题字,还是想留几分余韵给时光?

或许有人会说,这未竟之作未必能尽展先生的创作风采。但我以为,恰恰是这不完美里,藏着最动人的真。那绘松的笔触,沉实得像先生踩在校园里的脚印,虽历经风雨,却始终沉稳笃定;那松间的留白,空灵得似他谈画时眼角的笑意,淡然却有力量。笔锋过处,分明是他半生风骨的写照——在乌蒙山的风雨里扎根,如松般坚韧;在艺术的长夜里坚守,如墨般黑得纯粹,不刻意迎合,只是把心事藏进笔墨里。

如今再点开这组作品,17幅画仍在屏幕上呈现,墨色浓郁,气韵依旧。它们像先生留在世间的墨色信使,守着艺术的初心;又仿佛在悄悄告诉我们:有些热爱,从不会随生命的消逝而落幕。那些藏在画里的风骨与温度,会像流水般绵长,一直留在时光里。

冷风吹过昭通小城。写稿的间隙,我回了一次昭通市教师进修学校的旧址。学校的牌子还在,但旧时的操场已改建为停车场,车轮碾过的痕迹,掩去了当年晨读的琅琅书声与课间的喧闹。那幢并不高大的教学楼,像一位沉默的故人,在周遭的变迁里守着旧时的模样——安静、低调,有着与世无争的安然。

冷风穿过空旷的走廊。恍惚间,云孝先生的身影仿佛从光影里走了出来。他的步伐稳健如松,眼神依旧笃定明亮,下巴刮得干干净净,泛着青硬的胡茬,眼角的笑意微微漾开。一开口,又是那句:“画画嘛,要见心,见山见水,更要见自己……”

从事艺术创作,原是把易逝的生命酿成不褪色的墨。说到底,作品活着,人便从未走远。那些藏在笔墨里的风骨、藏在色彩里的梦想,会顺着风、沿着纸,一直留在人间。人离开了,作品还活着,或者说,作品活着,人也就没有离开。

谢谢先生不散的墨香,谢谢先生让我看到了松骨。

## 乌蒙山居

吴婷婷

夜色中隐约可见,挥动间,扇起的凉风替代了电风扇的嗡嗡,也赶走了扰人的蚊虫。

我们几个孩子,总爱挤在爷爷奶奶身边。他们也乐意与一帮孙儿做伴,在不经意的絮语中,把过往的故事娓娓道来。孩子是最好的听众,老人是最耐心的讲述者,有讲有听,有说有笑,彼此陪伴,互相温暖。在这山村宁静的夜晚,汇聚成朴素而深沉的温情。

山风清朗,月色安宁。澄澈的月光洒在四周的竹叶上,仿佛满树银光闪烁。那时的我们哪能坐得住,被夜里四处飞舞的萤火虫吸引,围着院子跑了一圈又一圈。捉到萤火虫,便放进风干的白萝卜壳里,做成一盏盏天然的“萝卜灯笼”,微光摇曳,笑声在小院中久久回荡。

好雨知时节,润物细如春雨珠般渐渐沥沥落下,雨线笔直,打在青黑瓦片上,顺着屋檐汇成细流,与山间奔涌的溪水一同汇入江河。大雨嘈嘈,细雨切切,落在荷塘里,落在竹林中,落在青石板上,一场雨化作一层轻纱似的薄雾。雨后的石阶格外清新,山林清音四起,竹声如曲,鸟鸣虫叫此起彼伏。雨一停,隔壁田里的鱼多得快要漫出来,我们赶忙提着渔网去捞;若是遇上太阳雨,则是采菌的好时候,还得往山林里跑一趟,满满一篮的收获,总不会辜负这一路的跋涉。

秋,是叶子的“春天”。经霜之后,层林尽染,不再是单一的绿,而是一树树的斑斓,如同繁花秋日里再度盛放。农忙时

节,爷爷戴着草帽,背着竹制大背篓,手里牵着相伴多年的老水牛,步履安然。渴了,便俯身掬一捧路边的山泉水;累了,就在路旁的大树下歇脚,山水林音相伴,亦是一种惬意与满足。夜幕在黄昏的余晖中缓缓落下,天色渐沉,爷爷归来时,手里从不会空着——手牵着牛,一手提着我最感兴趣的鸟蛋,或是童年最爱的野果。

冬日里,农事渐少,闲暇颇多。屋里的火炉烧得正旺,锅里咕嘟作响,煮着一家人爱吃的火锅菜,热气腾腾,暖意融融。雪如盐白,又似鹅毛般轻盈,一夜之间便覆盖了山川田野,将世界染成一片洁白。大冷天里,谁也不愿出门,奶奶却一本正经地说:“冬天收获可多了,雪地里能捡到出来觅食的小鸟;野兔冷得跑不动了,就把头埋进雪里,等人像拔萝卜一样把它拎出来。”我们几个孩子信以为真,一脸兴奋地跟着她出了门。银装素裹的大地上,我们的脚印如同一串串相和的音符,踩在雪上发出窸窣声响。山野清寂,天地空明,我们虽然空手而归,却在这一过程中收获了无可替代的安然与快乐。

岁月流转,热闹在时光中渐渐沉淀。在乌蒙山的小村庄里,从村头到村尾,一花一树,一屋一院与人的交集,依然在我心中延续着未尽的情、未说完的话。四时轮回,山水常青,不变的是人们对这片土地的眷恋与守护。乌蒙山色,不仅是一幅静美的自然画卷,还是刻在村民灵魂深处的质朴乡愁,更是一代代扎根大地、生生不息的精神家园。

## 溪畔垂钓记

杨家林

回老家看望父母的次日,3岁多的女儿忽然仰着小脸对我说:“爸爸,明天我们去河里钓鱼吧!”

“怎么突然想去钓鱼了?”我有些惊讶,笑着问她。

“你以前不就天天念叨钓鱼、钓鱼嘛!”她的回答竟让我一时语塞。但知女莫若父,我很快就反应过来——回老家前,我曾带她去镇雄县场坝镇的王家沟玩水,那天是临时起意,所以她玩得未尽兴,我答应再带她去,后来却被琐事耽搁了。如今看到老家这条涓涓流淌的小溪,她定是又想起了玩水的事,才“计上心头”,拿钓鱼当由头,鼓动我带她去玩水。我摸了摸她的小脑袋,笑道:“好啊,但是今晚得早点睡,不然明早起迟了,鱼儿就被溪水冲走啦!”

次日,雄鸡尚未打鸣,我便醒了。趿着拖鞋轻轻推开门,生怕吵醒还在熟睡的女儿。在院坝里简单收拾好渔具,就朝着离家不远处的小溪走去。

薄雾笼罩着山野,村舍若隐若现。溪水的哗啦声越来越近,我也不由得加快了脚步。小溪边还是原来的样子——河风裹挟着淡淡的水腥气扑面而来,岸边的草木随风摇曳。

此时,溪水还是浑浊的,只能用重铅钓底。我选了一处回水湾,给鱼钩挂上蚯蚓,扬竿一抛,线组带着鱼饵落入水中,随后便静静地坐在岸边等候。溪水有节奏地拍打着岸边的岩石,发出清脆的声响,好像在低声絮语,又像一首轻快的乐章,悄然驱散心里的烦闷。

忽然,竿梢猛地抖动起来!我下意识抬手提竿,指尖传来阵阵拉扯感,一条半斤左右的银灰色小鱼被带出水面,鱼尾在空中急促地左右摆动,试图挣脱鱼钩的束缚。我小心翼翼地把它取下来,指尖触到那冰凉滑腻的身躯,小小的生命在掌心拼命挣扎,像极了儿时的我第一次尝试捉鱼时的慌乱。

把鱼放进鱼篓,我重新挂上蚯蚓,扬竿抛线。竿梢在流水的冲击下有规律地晃动着,不一会儿,竿梢又一次抖动起来,这次钓上来的是一条小鱼。其实我心里清楚,垂钓者的目的从来不是钓鱼,而是享受安静地坐在溪边或湖畔的闲适时光,欣赏能涤荡心头烦忧的山水风光,寻找水面上映出自身倒影的那份安然。

两只水鸟雀落在岸边的石头上,翅膀扑棱几下,贴着水面掠过,带起一串水珠。阳光穿过水珠,折射出一道转瞬即逝的彩虹。它们的影子倒映在水面上,为静谧的溪面增添了几分鲜活的野趣。欧阳修说“醉翁之意不在酒,在乎山水之间也”,钓鱼又何尝不是如此?唯有与山水相望,才能真正懂得“得之坦然,失之淡然”的道理——来与去从不是毫无痕迹,不过是顺其自然罢了。

阳光穿过山林,洒进溪水中,把整条小山沟照得明亮晃眼。我又换了几次蚯蚓,却再也没有钓到鱼。最后,我提着6条鱼,满心成就感地朝家走去。路上遇到村里的留守老人,便停下脚步聊上几句。当他们从我手中接过烟时,总会笑着打趣:“运气不错嘛,够煮一碗鱼汤了。”或是半开玩笑地说:“杨老师,再过几天就要开学了吧?还是你们当老师的安逸,有那么长的假期。”

回到家时,父亲正拿着扫帚清理院坝里的落叶。我忽然发

觉,父亲脸上的皱纹竟和地上卷曲的落叶一样,都刻满了岁月的痕迹。原本在屋里陪母亲择菜的女儿听见我的声音,立刻欢快地跑出来,一头扑进我怀里,问道:“爸爸,你去哪儿了?”

“去钓鱼了。”我笑着说。

“你怎么不叫上我?”她皱起眉头,面带着怒气的反问,“你钓到鱼了吗?”

我指了指旁边的水桶:“鱼在那儿呢,你要去看看吗?”她顿时喜笑颜开,拉着我的小手指便跑了过去。看到桶里活蹦乱跳的小鱼,她立马撸起袖子伸手去捞——一会儿把鱼放到地上,看它们扑腾;一会儿又把鱼放回桶里,玩得不亦乐乎。

我也乐得清闲,可清闲总要付出点代价。不一会儿,几条小鱼在她的“折腾”下咽了气,我只好硬着头皮当起了“屠夫”。女儿凑过来,满脸委屈地说:“爸爸,你为什么把鱼杀死了?我还没玩够呢。”我擦了擦手,轻轻点了点她的鼻尖:“因为爸爸想喝鱼汤了。”

夕阳的暖意洒在院坝里,篱笆上那几个熟透了的西红柿,在阳光的照耀下越发红润鲜亮。扫完落叶的父亲搬来藤椅坐在一旁,静静地看我和女儿忙活,偶尔轻声说一句:“这河沟里的鱼,比以前少多了,也瘦了。”我顺着他的话忆起了儿时的场景,一群小伙伴提着竹篾编的撮箕,在溪流的浅滩处摸鱼捉虾。如今早已物是人非,唯有溪水流淌依旧。

没过多久,厨房里便飘来了鱼汤的鲜香。女儿迫不及待地问妻子:“妈妈,鱼汤好了吗?我想喝!”我用筷子蘸了点鱼汤给她尝,她抿了一下小嘴说:“真香!”吃饭时,妻子细心地为女儿剔除鱼刺,母亲则不断往妻子的碗里夹鱼肉,我和父亲倒像两个多余的人,只好埋头吃饭。

吃着吃着,女儿拽了拽我的衣角:“爸爸,我们明天又去钓鱼好不好?但这次你一定要叫我!”我看了看妻子和父母,大家都会心一笑。我摸了摸女儿的头说:“好,明天早上咱们一起去。”

